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四回 三夫人前廳論婿 二小姐密室談情

人情相比易相仇，況復陰柔婦女儔。說到萬般都是命，始知萱草可忘憂。

卻說林、宣、花三夫人送客出門，午飯之後，眾親亦散。只有三夫人對坐，見雲屏、愛娘不在旁邊，花夫人道：「今日看歌家妯娌四個，絕好一般舉止。」宣安人道：「這是姪女有福，得這樣好人家。」林夫人道：「也未見得。小夫妻若不知尊長，雖好也是無用。」宣安人道：「似這般人家子弟，還有甚不濟之處？」林夫人道：「正是這般人家子弟，最是難信他。」

自幼受現成富貴，養成驕矜習氣；再接再交些小人，漸漸的就不濟起來。」花夫人道：「這又在乎父母教訓。古人說：『世祿之家，鮮克有禮。』然亦不可一概而言也。」宣安人道：「前日在城外看姪婿光景，純露著一團誠實。」林夫人道：「這亦信不得。他家侍女成群，人大心大，恐他母親嗣後亦未必管得來。」宣安人道：「這亦不妨。只要咱家女兒拿得起來放得下，那怕他三妻四妾，敢小視不成？」三人說著，冷風吹處早下了一天好雪。侍女瑞兒取了一盆炭火放在牀前，安下桌兒，鋪設八碟酒饌，三位夫人要用燒酒衝寒。小侍女早春便斟了三杯露露白奉上，卻將酒壺煨在火炭旁邊，只顧聽著三位夫人說話。

壺傾酒瀉，一霎時烈燄騰騰有七八尺高，慌得早春用火箸亂打。林夫人罵道：「小無用的，總不小心。幸是屋子高，不然豈不燒著頂隔？」瑞兒從新收拾過炭火，另取了一壺熱酒來，三位夫人各飲了兩杯，便教撤去。宣安人道：「今日聽康夫人口話，似乎今年年內就要迎親。」林夫人道：「我這裡亦還齊備，早完甚好，省得耽擱。」宣安人道：「他家先聘的燕小姐，豈非耽擱了？」花夫人道：「燕小姐一個柔女，作出天樣大事，想來必多才智。」林夫人道：「依我看，作婦女的有了才智卻不甚好。大則剋夫，小則刑己，再不然必要受些困苦。」宣安人道：「我看作婦女者，大概有五等：有一等說兩頭話，行半截事，作善作不到家，為惡亦為不到家，器小易盈，徒資輕賤，是為下等。又有一等東說東去，西說西去。人說好他亦說好，人說歹他亦說歹，一味悠忽，毫無主見，亦屬平常。象那謹謹慎慎，寡言寡笑，治家有法，事夫無缺者，又不能多得。倒不如說說笑笑，爽爽利利，你有天大事亦能消解，不罵人說好，亦不令人說不好者為妙。至於大大方方，行事妥協，在言語上不甚留心，諸凡領首不辭勤苦，卻是當家人本色。」林夫人道：「你姪女卻是那一等？」宣安人道：「恰似我方才臨末說的這一樣人。」花夫人道：「姑母真好眼力，只是甥女亦爽利亦好說笑。」林夫人道：「自家姪女自不說好，卻教誰說？此所謂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也。」三位夫人笑在一處不提。

單說林雲屏、宣愛娘見天又落雪，令侍女罩上布傘，兩個人攜手並肩，在各處亭台上走了一回。那蓮花瓣兒縱橫橫不知印了多少，仍舊回到後邊臥樓，令枝兒捲起簾幕，又令隨愛娘的侍女喜兒關上樓梯門，清清靜靜坐在上面看雪。是時爐添獸炭，杯酌龍團，一縷縷輕煙斷續，一片片細葉浮沉，兩人一面品茶，一面清談。愛娘道：「妹妹，你看那樹上掛了雪，一枝枝粉色低昂，真可稱為玉樹。」雲屏道：「姐姐，你看這西山白森森，一層層，合天一般顏色，真可稱為玉山。」愛娘笑道：「妹妹你憑欄而立，風兒吹著，被人家遠遠望去，豈不是個玉樹？」雲屏笑道：「姐姐你或午倦方來，頹然側臥，若被人家贊揚，豈不亦是個玉山？」旁邊枝兒接著說道：「小姐，古詩上說，『宛如玉樹臨風前』想來就是這個樹。又說，『玉山自倒非人推』，想來就是這個山了。如今二位小姐以玉樹、玉山自比，固是取其清潔；但以無情比有情，我恐玉樹玉山還比不上二位小姐。」愛娘道：「妹妹，我想男子便稱贊得玉山玉樹，難道女子就不能稱贊不成？」雲屏道：「我便稱姐姐作玉山玉樹何如？」愛娘又笑道：「妹妹既稱我作玉山玉樹矣，妹妹豈不是我的玉人兒了！」雲屏道：「姐姐如果是個男子，亦還當得，姐姐偏又是女人。倘然我若變了男子，姐姐亦必定以玉山玉樹稱我。」兩人說著都掩口胡盧而笑。旁邊喜兒亦接著說道：「我看兩位小姐人品又相當，心意又相投，無論誰作男女，都是絕妙。若小姐是個男子，便將我作陪嫁配給枝兒。若我家小姐是個男子，便將枝兒作陪嫁配給與我，上上下下，作成兩對兒，卻不更好？再不然，小姐愛我，就收我作個小妻。若我家小姐愛枝兒，就收枝兒作個側室。豈不益發熱鬧？」兩人聽畢，又都笑起來。正說間，忽樓梯聲響，喜兒開了門，卻是瑞兒、早春，托著四碟細酒菜，兩碟細蒸食，一壺黃酒上來，說：「夫人教送來與二位小姐賞雪的。」都交給枝兒，下樓去了。喜兒又關上門，枝兒鋪設下肴饌，斟上酒，笑著說道：「這酒正可作個交杯。」說著，往一邊與喜兒織條子坐著去。雲屏教將酒壺煨在火盆內。

兩個自斟自飲。雲屏道：「姐姐，你臉兒白白的，飲了酒漸漸紅上來，恰是好看，不信拿鏡子你照？」愛娘道：「好看煞不如歌家妹丈，妹妹明日過門之後，好歹休將妹丈藏過，不許我們一見。」雲屏道：「姐姐的人物，姐姐的才學，到後來順心順意得了好處，再休忘姊妹相好一場。」愛娘道：「妹妹業已順心順意矣，又來管甚別人？假如妹妹若不順心順意，亦未必這樣說話。我還不會忘妹妹，只怕妹妹倒要忘我。妹妹若不忘時，日後見了妹丈就說我的話：妹妹既是順心順意，得個外甥，便叫作順哥兒。或者思命名之源，還不忘我宣家姨母。」

說著目視雲屏而笑，雲屏亦笑而不語。兩人又吃了一回酒，又看了一會雪，那雪止了，同下樓來走進上房。花夫人看看笑道：「他姊妹影不離形，形不離影，好似一對小夫妻，偏都是女子，若不然兩位姑母正好再結婚姻，省得又商議選擇女婿。」

兩人聽了彼此暗笑。須臾用畢晚飯，宣安人坐轎回家，已是掌燈時候。愛娘、雲屏復上臥樓，新雪之後，又增暮寒，颯颯淒淒，夜風初起。枝兒剪亮燈燭，才要放下窗前帷幕，忽見窗紙一亮，驚訝道：「天雖晴了，卻無月色，這是何處光影？」正說著，卻又大亮，窗上一片通紅。愛娘、雲屏推窗看時，見正東上紅堂堂行高行下，火氣沖天。密濃濃或黑或白，煙燄入云。

雲屏道：「這火燒得勢猛，不刮風方好。」愛娘道：「看這方位，似乎在朝陽門內外。那邊居人稠密、室宇連綿，如何救法？且今朝又是吉日，咱家既可會親，人家豈無嫁娶？今夜新人太覺不堪了。」枝兒道：「正是。早間夫人們在前廳吃酒，酒壺倒在炭火上，起有七八尺高，幾乎無有燒著頂隔。他這火不知是如何起法，明日打聽出來，亦教那些屁孔寬大掉了心的，從此亦好留神。」喜兒道：「火燒旺地，似這冷清寬大處所，燒既難燒，救又好救。況且夫人慈善，斷無成災之理。你又不作新人，何故發急？」枝兒聽得便要與喜兒分辨，愛娘、雲屏由不得亦要發笑。看了一回，關上窗子，那火直到三更天氣，方漸漸消滅。二小姐就寢，枝兒、喜兒撤出熏籠，送進湯壺，細看過各處鎖鑰，囑咐過上夜婦女，關上樓梯門，展開衾與褥，背了小姐同赴高唐去矣。正是：閨幃鬥語，畢露出女子真情。市井遭殃，難掩那小人醜態。